吃的讲究

姜龙飞

岁入除夕，老板向例请吃年夜饭，如果四碟八碗中有一道“百页卷包肉”，葱段样圆润，黄灿灿只只晶莹，当伙计的一定会惊得小脸煞白，手脚觳觫，连筷子都提不动的。这是前辈学生意人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时曾经再三引用的经典桥段。百页卷，好比铺盖卷，百页卷包肉，意味着老板请你卷铺盖滚蛋，来年不见。

商门寡情，偏偏寡情的商门最爱玩温柔一刀，连累到佳肴美味，也被充作暗器，随时拈来飞你一镖。

以口乞之，谓之“吃”；吃的背后，潜伏玄机无数。

中国人苦哇，苦难的种类无以计数，但其中最苦，莫过于吃不饱肚皮。

隋炀帝开凿运河，明正典刑，强征徭役，开膛剖肚，裁弯取直，从天子脚下，一直挖到西子湖畔。你道为啥？不为风流不为浪，不为烟花三月戏娇娘，为的是千里京师运漕粮。亘古以来，中国连皇帝都年年为吃而愁，少有例外。黄河以北，长城内外，大片的人口常年饥馑，所谓“野有饿殍”，绝非偶见；“民多流殍”，又岂止关外。北中国的历代帝王，不得不绞尽脑汁，从相对丰裕的东南诸省，死乞白赖弄吃的。司马迁曾有记载：“漕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。”说的就是源起于秦始皇的官粮运输。千里运粮，人挑肩扛，骡载马拉，肯定不及水运给力。炀帝遂咬牙跺脚，开它一条大渠一劳永逸。从此，“漕运”破天荒地贯通了京杭。

民以食为天。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，一个“吃”字足以蔽之。

老板炒你鱿鱼，罔顾其他，单单在食材跟形制上煞费苦心；李自成揭竿造反，区区一介驿卒，生生捅破大明的天，攫取人心的奥秘无他——闯王来了不纳粮；就连秋收起义，不也是在那个金谷欠丰、无以疗饥的季节打响的第一枪？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一口吃相，横断千秋阴阳，竟至无处安妥。

为示感恩，基督徒们念叨的是圣父圣子圣婴。中国式的，最直接、也最具仪式感的，是忆苦：吞糠咽菜豆腐渣，粗瓷海碗带豁嘴。吃进肚皮的苦才是真正的苦。被苦渍透，而后思甜，特别容易长记性，几十年了，想忘也忘不了。

国人匮于吃，因而长于吃；乏于吃，因而善于吃。我们现存的所有食物精品，凡贴有民族标签的，深加工过的，无不诞自那个短缺的年代。因为短缺，所以讲究。短缺缔造了国人对滋味的敏感，从门腔到腹腔，从腮帮子到脑门子，不仅为充饥，而且供反刍，从物质递升到精神的过程尤其完备。味蕾深处，层层叠叠讴歌的全是原味的伟大。如同旷野，疏朗的禾木才有机会参天。哪怕臭豆腐、臭冬瓜、臭鳜鱼，也要煅作世间第一美味。终于吃出了文化吃成了精，吃得佛陀跳墙头，成就了N大菜系N道食谱N种琼液，打遍天下无对手。而仓满廪实的年代，诞出的，要么是洒了金箔的黄金宴，要么是成吨重的大月饼。铺张！粗鄙！恶俗！

改革开放三十年，毕其功于一役，饥馑千年的中国人终于把瘪塌的肚皮撑圆了。仅此，已足够感天地而泣鬼神。按说饱汉子不贪，饱汉子不馋，饱汉子面前无珍馐。但奇怪，当下的世相偏偏拧着来，越是肥硕的，越是贪多嚼不烂；越是富足的，越是损不足而补有余。猎鲨捕鲸，追珍杀奇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美国人类学家马文·哈里斯说：“开启人类的食欲远比关闭它更敏感。”食欲之门一朝打开，呼喇喇涌进来的，全是利润、利益与利害，乃至如影相随的高糖、高脂、高胆固醇。国人穿越饥寒耗时千年，然而受困于营养过剩、过度肥胖和心血管障碍，却仿佛刚打了一个饱嗝，便被套牢。

作为充饥的吃和作为享受的吃，作为饕餮的吃和作为拜金的吃，吃的背后有太多讲究，只有参透了，我们才可能真正懂得作为思想的吃。

八十岁，他捧回了『金鸡』

许朋乐

徐才根，一位几乎演了一辈子小人物的老演员，做梦也没想到，在他80岁时，竟然“击败”众多俊男靓女，凭借影片《团圆》的精彩表演，一举夺得第2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。

那是一个星光璀璨的夜晚，也是才根一生中最辉煌最激动的夜晚。当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徐才根，神采奕奕地走上领奖台捧回那只金灿灿的大金鸡时，全场掌声雷动，久久不息。坐在电视机前的我目睹这动人心弦的一幕，竟然由衷地发出了欢呼。我为老徐喝彩！我为上海电影人喝彩！我为那些默默无闻甘当绿叶的艺术家喝彩。

容易吗？不容易！真的。从上海郊区农户家走来，一路栉风沐雨，从青春年少到皓首耄耋，跑龙套当配角，坚持了五十多年，没有彷徨，更没有放弃，不为名不为利，掏心掏肺地塑造好每一个角色。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做到？

容易吗？不容易！真的。在演艺圈浸淫了半个多世纪，在名利场滚爬了五十多年，依然难弃农家人的朴实敦厚，依然深藏着对创作的一腔真情，即便在物欲横流的今天，他不急不躁，挡得住诱惑，耐得住寂寞，钟情于自己喜爱的电影事业，醉心于那些充当绿叶的小人物。时下又有多少人甘于如此？

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十分到位。因为他信奉的是，“不管戏多戏少，认真演就是好演员”。他确实是位好演员，细细数列他五十多年来演的角色，无论是《舞台姐妹》中的那位乡下琴师，还是《城南旧事》里宋妈的那位农民丈夫，抑或是没两句台词的苏北老汉姜老三，哪一个不神情毕肖，挟裹着生活的土味和普通人的真情。难怪，许多导演在遇到“别人不愿演，或者一般人演不了”的角色时，都会想到才根。而才根，古道热肠，“恭敬不如从命”，不谈报酬不计戏份，乐于担当，用自己的经验和记忆为影片添彩加色。

说他是好演员，不能只说他天生长就一副苦大仇深、饱经风霜的脸，更重要的是还有着一副屡经敲打锤炼的身子骨。几十年来，老徐十分注重自己的形体，严防“潜肥默胖”，演不了那些精瘦能干的光头百姓。如今，80岁的他还是不辍锻炼，依然意气风发、身材健硕，坐如钟，站如松，形如风，浑身腱子肉，一块一块都成形的，那模样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。

我认识老徐多年，从没见他眉飞色舞、夸夸其谈。在剧团，他是老字辈的，可他从来不会倚老卖老，他谦和真诚，低调行事，默默地垂着绿荫。在摄制组，他老当益壮，非但不要特别照顾，而且还能主动承担许多分外事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。才根抱了金鸡，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褒奖。在送去美好的祝愿时，真诚地希望这迟来的荣誉给老徐带来更多的快乐、更大的进步。

夜光杯

美的诱惑是无边的。再冷，也阻止不了寻美、赏美的脚步。你看，西湖畔多少人在漫步，逡巡、遥望……看山色迷离，赏湖光烁金，还有那音乐喷泉的千姿百态！虽湖风凛冽，挟着穿越骨肉的寒意。

猛然见许多人围了过去，犹有一巨大磁石，发出强大的吸力，引得人纷纷驻足观看。我也化作了一粒铁屑，被磁铁吸附了去。哦，原来是一位老人，一手持小桶，一手持大笔，在西湖畔的地坪以水为墨，写出我以为很是俊美的文字：“人间西湖，天上明珠。”游客的眼里无不流出激赏的眼神。问老人这叫什么书法？答曰：“地书。”随即掏出一张名片：“东坡地书协会”。

西湖畔的地书人

赵春华

地书协会?！在我来说，闻所未闻。在哪里？老人又用书写的文字作答：“音乐喷泉北五十米左右。”

寻寻觅觅，在音乐喷泉北面五十米处一棵葱郁的大树下赫然看见了“东坡地书”四字，再一看，也是一个老人，正在地上用水绘画，已然画出了鸳鸯戏水、鹊噪梅枝等图画，正在一条腾翻的龙上添足。这时，有一个老人刚到，不知从何下手，见我们对他颇有期待，便问了我旁边的一位女士的名字，立即挥笔，不一会，四个小篆流露在地面上。老人很热情，问我们从何处来，听说从上海来，更热情了，说自己也是上海人，原在部队工作，爱人是杭州人，退役后便定居在杭州。退休后学习书法，且为地书，好处很多：作地书时四肢运动，用心用力用气；地书虽然“短命”，天热时没多少时间水就蒸发了，但也毕竟有那么一点时间供游人欣赏，既愉悦了自己的身心，也愉悦了游人的身心，因此乐此不疲。

这地书的笔是怎么制作的呢？老人说：找些破旧沙发的塑料膜，再找一根可以装水的管子，一扎便成，十分简单。老人一定要和我合影，还随身掏出他写好的通讯地址及邮编，叮嘱一定要把照片给他寄去。

不用问，他自报年龄：78岁！

他们的作品发表在西湖畔的地上，发表在游人惊羡的眼神里，虽然短暂，然亦满足。愉悦了游客，且传播了一首首古诗词，传播了楷、草、隶、篆等书法知识——当是西湖一景呵！

回来跟上海的朋友谈及此事，上海朋友说他在上海也看见过地书者。我想：那也是在繁华喧嚣的大城市里让人停下匆匆的步履，静一静心，犹如“且吃茶”一般，给一点生命的滋润，再踏上人生旅途。

写错数字中大奖

金凯平

奥利弗是悉尼一位五十多岁的手艺工人，他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彩民，平日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彩票号码，每周固定都会给自己买上一张彩票，博博自己的运气。

那晚，奥利弗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一夜之间成为了千万富翁，而且脑中浮现的是一串自己相当熟悉的数字：由自己的生日日期、年龄、车牌号、房间号组成。当奥利弗一觉醒来后，对这个梦依旧记忆如新，他感觉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天对他的启示，他一定不能放过这一“天机”的泄露，于是一大早就冲向了购票处，填写梦中的那一组神奇数字。

在家附近的报刊亭填写奖券的时候，奥利弗仍旧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握在手中的笔都有些微微发抖，似乎千万大奖真的就在咫尺之外等着他来领取。奥利弗填完单子后迅速地交给了工作人员，拿到了那张对应的幸运奖券。

但是奥利弗并没发现，他竟然忙中出错将一个7写成了1，而奥利弗却依然被蒙在了鼓里。

到了公布中奖号码的那一天，奥利弗早早就买了份报纸查看，“哎呀，怎么不是梦中的这组幸运号码啊！老天爷还是给错了提示啊！”由于这组号码是自己最熟悉的信息，所以他根本没把奖券拿出来对一对，已经自知无幸，垂头丧气地把报纸扔到一边。

然后过后的几周，奥利弗工作都很繁忙，终于有一日空闲了下来，打开自己的抽屉，看到里面有好几张过期的彩票，随手便准备处理进垃圾桶。奥利弗无意间眼睛在一张彩票上流连了一番，突然愣住了。这组号码自己是什么时候买的呀？怎么似是而非的样子，他明明记得几周前自己买了一张很特别的奖券啊，但数字怎么会错了一个？

奥利弗突然大声叫唤来了家人，让他们一起帮忙找印有那期彩票兑奖信息的报纸，在半个小时后，太太拿着一份报纸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奥利弗一把抢下报纸，拿着自己这张匪夷所思的奖券，对起号来。

“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没错吗？我中奖了？我居然在犯了一个乌龙错误之后却狗屎运地中了千万大奖吗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奥利弗拿着奖券不可抑制地大笑。

有人奋斗一生，也未见几个铜板；有人不小心犯了错，也会招来1000万澳元（6600万人民币）。人们总觉得有些不公平。然而快速来的财富，尤其是偏财，总是留不住，一会儿又溜走了。愤怒的人，又觉得这才对头。

夜宵灯谜

俞涌

靖难之役

（上海名镇）

昨日谜面：一日之内，好事连连（四字祝福语）

谜底：佳偶天成

（注：别解为“好事连着，在一天里完成”）

找原因

夏贺新

同学

赵宗仁

从古到今，人们把同师授业的人，互相帮助的人，共同携手并肩的人，同在一起学习的人称为同学。同学二字内涵丰富，寓意深刻，在人生诸多情感中，同学之情一直是令人称道和珍惜的。

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上的小学。那时，同学大多是邻居，每天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唱着同一首“今天的天气多么好，小鸟对我哈哈笑”的歌，来到学校。那条由青石块铺就的弹硌路则承载了我们童年的梦。上课时，男女同桌，两小无猜，时不时地讲讲悄悄话；课间时，大家拉起手，在“小绳细，小绳长，小绳两头当叮当”的歌声中，跳起欢快的集体舞；放学后，一起做功课，一起玩耍。男同学斗鸡，女同学站在一旁观看，有时还充当拉拉队员，气氛热烈。现在想想，那种情景如同置身于童话世界。

后来，“文革”开始，男女同学之间有了“大防”，毕竟都十三四岁了，情窦初开，放学后，私底下仍在交往。记得班上有一位女同学，每到冬季，穿中式棉袄时总会配上一个红色的绒线领子。那一抹红色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记忆中。

上中学时，适逢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学的数学、工基、农基都是些皮毛，还有标语口号式的英语，但爱读书的同学还是学得很认真。虽然学习生活很枯燥，但课余生活却很丰富。打篮球，下军棋；一起去游泳，一起去捉蟋蟀，无忧无虑，那美好的时光令人怀念。那时，男女生不同桌，但青春的萌动仍无法阻挡。虽然人们的思想很左倾，但学工学农期间依然演绎着有关青春的故事。

中学毕业以后，有的分配在上海，有的分配到市郊农场，而我则到农村插了队。再后来，城市发展，居住变迁，联系也渐渐趋少。不过偶然的聚会，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青春萌动的那些事，让人仿佛又回到了花季年代。

回城后，上了成人高校。四年的同窗学习，结出了一段不一样的情谊。对学习的渴望，对命运的抗争，对理想的追求，使同学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兄弟。

不过，感觉最怪异的当数MBA的同学。学员大多顶着光鲜的、令人羡慕的头衔，且学习的目的很功利，让你感觉这里更像个社交场。由于公务缠身，到课率是无法保证的。所以同窗三年，相互间的交往则很少，且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个小圈子，而圈子之间若即若离，像隔了一层，始终聊不到一块。

MBA让你在学到知识的同时，开阔了眼界，结识了圈子，知晓了什么叫层面，且看到了一个浓缩的社会；大学同学，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结下的友情有种历史的厚重感，所以有事相求靠谱是必须的；中学同学有着共同的青春记忆，友情弥足珍贵。相对而言，小学同学因时间太久，相互间的情感或许已经慢慢消失，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，这种友情已不再重要。但我以为，小学同学之间的友情更纯洁更无邪，所以，我渴望与儿时的伙伴相逢。

防火须管好“瓶瓶罐罐”

徐亚斌

所谓『瓶瓶罐罐』，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护发美发产品、碧丽珠、地板蜡、空气清新剂等『日化喷罐』，正是这些外包装『美丽温柔』的『瓶瓶罐罐』，却都是易燃、易爆的危险品，稍有疏忽，极有可能酿成大祸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有事实为证。

据媒体披露，近年来，本市就发生过多起这类意外事故。不久前，本市一对新人结婚，当携手踏上红地毯时，站在两旁的亲友正准备向新人喷撒彩条和彩花，此时，一只喷罐突然自燃起火，迅速殃及新娘的婚纱，幸亏处置及时，才未酿成大祸。即便是废弃不用、准备丢掉的喷罐，处理也要格外注意。几年前，本市杨浦区白洋淀小区一废品收购站内，就发生过数千只废弃香氛喷雾罐爆炸，造成十几人受伤的恶性事故。

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，这些『瓶瓶罐罐』绝对不是小事，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其实，只要我们稍微了解一些这类喷罐类产品的生产原理，就能明白其危险性。大凡这类喷罐产品，都是利用高压使罐内物质迅速雾化，这样，喷罐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小型压力容器，而罐内物质又大多含有酒精和二甲醚等化学成分，很容易发生爆炸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居民家里使用这类『瓶瓶罐罐』的机会大增，希望大家从防火安全出发，使用时一定要远离明火，保管时也要严防高温曝晒，以确保安全。